

榆钱飘香的季节

丁梅华

适逢周末，妻子让我开车和他一起去农场，看望一直在农场居住的岳父岳母。到了农场时已近中午，一进门便闻到一股久违的榆钱香味，岳父母见到我们到来，显得格外高兴，岳母连忙起身要去做饭，我看到刚刚下笼的一大盆榆钱，连忙说：“不用做饭了，我们就吃榆钱吧，10多年没有吃过这个好东西了。”在我的一再坚持下，岳母才罢休。

记得14岁那年，辍学2年的我，独自从江南水乡，来到新疆兵团伯父跟前，再次走进校门。一天放学回家，见伯母在桌子上捡榆钱，我问捡这个干啥？伯母说蒸上吃。我当时就很纳闷？这也能够吃？没有再问，连忙和伯母一起捡了起来，捡完后伯母让我赶紧去做作业。作业还没有做完，我就闻到从厨房飘了一股清香，丢下作业本就往厨房跑去，见伯母把拌了面粉的榆钱蒸好了，倒在一个大盆子里，这时候裹着面粉的榆钱，已经变得晶莹剔透，扑鼻的香味，馋得我几乎口水都快流出来。这时只见伯母很



麻利地将刚刚炸好的熟油，连同辣面子一起泼在蒸熟的榆钱上，迅速拿起筷子搅拌均匀。等伯父和哥哥、姐姐们都陆续回来后，围坐在桌子边，我便迫不及待吃起蒸榆钱来，感觉是在吃一种美味佳肴似的。

伯父给我讲起，榆钱在农场几乎家家户戶都吃，主要是由于新疆冬天时间长，到了春天冬储菜大都快吃完，新鲜的菜又没有长出来，所以

吃榆钱成为农场人最好的选择。榆钱的做法也很多，不但可以蒸着吃，也可以做成窝窝头、炒鸡蛋、还可以蒸米饭……更重要的是每家每户门前屋后都有几棵大榆树，不需要任何本钱，对树又没有任何的伤害，且十分方便，只要摘掉榆钱蒂，筛选干净，用清水洗净，沥干，就能够做出各种各样的美食来，不仅可以当菜吃，又可以当着饭吃。

真是时间如白驹过隙，从我来到伯父身边，到走出校门，从走上工作岗位，再到成家立业和后来调到小城工作，一晃之间已经过去40多年，当我吃着岳母做的榆钱时，不由得想起伯母做的榆钱饭，想起早已离我而去的伯父伯母，大哥大姐……“快吃，快吃，吃了饭我们也去撸些榆钱带回家。”妻子的话，打断了我的思绪。

吃完饭，妻子就让我开车，跟她一起去农场连队，来到连队看到一大片榆树林，便和妻子一起撸起了榆钱，这一刻，我忽然感觉到哪里是什么榆钱，分明是一种悠长悠远的思念。

功通过高考。虽然祖父背负家庭重任，显得苍老，但那段艰难岁月却成为家族最珍贵的财富。后来，我在外地求学，一次回家，母亲给了我祖父为我采摘的一大包山蘑菇。听说祖父为了采这些蘑菇，在山上爬了脚，那时他已年近七十五。我被祖父的深情所感动，他叮嘱我把新鲜蘑菇带去学校，分享给老师和同学。

祖父过世后，家中笼罩着一层淡淡的哀愁。每当谈及祖父，母亲和舅舅们都会相视而叹，多年以后，当我再次回到家乡，看到熟悉的土房依然屹立在那里，我不禁想起祖父在世时，他常常在房前屋后忙碌的身影，以及他满脸笑容地迎接我们的场景。

土地没有荒废，理由二舅耕种着。他说：“这土地扔了可惜，不如我种一些玉米和土豆，等秋天的时候，大家来摘了吃。”听着二舅的话，我仿佛看到了祖父当年在土地上辛勤劳作的情景。

此刻我才明白，祖父退休后坚持种地，不仅为生计，更是对子女的关爱与期待。他期盼子女们能常回家团聚，共享收获喜悦。

写到这里，泪水打湿了笔迹，那些被岁月埋藏的角落和深藏的情感，在这土房与土地间得以释放。未来的日子，无论面对什么挑战，我们都会铭记祖父的教诲，汲取他的精神力量。这份情感流淌在我们的血脉中，成为我们前行的动力。



萝卜饼的旧时光

易铭流

在这喧嚣的都市中，我如一只孤独的倦鸟，每日在钢铁丛林中穿梭，为生活而忙碌。夜幕降临，华灯初上，我站在窗前，凝望那川流不息的人群和车流，心中不禁涌起一股莫名的乡愁。

那天傍晚，一声熟悉的吆喝声穿过了都市的喧嚣，传入我的耳中：“萝卜饼，热乎乎的萝卜饼！”那浓重的乡音，瞬间勾起了我对故乡的无限回忆。我仿佛又回到了那个炊烟袅袅、鸡鸣犬吠的小村庄，回到了奶奶的怀抱和那一盘盘金黄的萝卜饼前。

记忆中的故乡，是一片宁静而美丽的田园风光。天空湛蓝如洗，河水清澈见底，绿树成荫，鸟语花香。那时的我，尚不知生活的艰辛和未来的迷茫，每天除了在学校读书，便是和伙伴们在外面玩耍，无忧无虑。而最让我怀念的，便是奶奶做的美食，尤其是那香脆可口的萝卜饼。

奶奶是个勤劳的家庭主妇，为了家族默默付出了一生。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，家里小孩多，祖父的工资又低，一家人生活得捉襟见肘。为了贴补家用，奶奶学会了各种小吃制作，然后拿到街上去卖。其中，最受欢迎的便是她的萝卜饼。每当夜幕降临，奶奶便会在家里忙碌起来，和面、擦萝卜丝、调馅料，一丝不苟。那熟悉的香气渐渐弥漫开来，让人垂涎欲滴。

萝卜饼的制作看似简单，但其中的每一步都凝聚着奶奶的心血和智慧。她选用新鲜的白萝卜或绿萝卜，精心擦成细丝；

再用猪肉馅、葱花、姜末等调料拌成馅料；然后将萝卜丝与馅料混合均匀，加入适量的盐和红薯淀粉搅拌均匀；最后团成圆形放入锅中煎至两面金黄。每一个步骤都经过奶奶的反复琢磨和试验，才最终呈现出那诱人的美味。

每当萝卜饼出锅时，整个家里都弥漫着诱人的香味。那饼色泽金黄、外酥里嫩、香气四溢。我迫不及待地站在灶台前，眼巴巴地等着饼出锅。当那香气扑鼻、金黄诱人的萝卜饼摆在我面前时，我便大口大口地咀嚼着，仿佛要将那美味永远留在心中。那萝卜的清香与饼皮的脆嫩交织在一起，让人陶醉其中。

看着我吃得津津有味，奶奶总是笑得合不拢嘴。她用手轻轻抚摸着我的头说：“能吃是福啊！多吃点，早点长大，好好读书、找个好工作、娶个好媳妇、安安稳稳过日子；这样我就放心了。”那些简单的话语中却饱含了老人对孙辈无尽的关爱和期望。

如今时光流转，为了生活而远离家乡，在陌生的城市里打拼着属于自己的天地。而奶奶也早已离开了我们，她的身影和那熟悉的萝卜饼香气只能在梦中寻觅。每当夜幕降临，我便会在窗前，静静地看着街道两侧的人间烟火，心中涌起一股莫名的乡愁。那熟悉的吆喝声和萝卜饼的香气仿佛穿越时空的隧道，将我带回那遥远的故乡和童年时光。



土地里藏着祖父的爱

姜丽丽

萧红在《呼兰河传》中写道：“祖父走了，我的童年也结束了。”时光荏苒，又逢清明时节。细雨绵绵，寄托着我对祖父的深切思念。今年是他离世后的第12个清明，我想用文字记录下那些温暖的回忆。

回忆祖父，是一段深深的思念，它源于我童年的时光，如同一幅色彩斑斓的画卷。因父母工作繁忙，我常被寄养在祖父家。那时的农村经常停电，祖父便点燃蜡烛，微弱的光芒在昏暗的屋子里摇曳。我凝视着烛光，思绪万千，想起《烛光里的妈妈》。祖父轻声安慰我：“吃完饭，

你妈妈就来接你了。先吃饭吧。”他的声音温和而慈祥，如同那烛光一般温暖。

祖父家人众多，分批用餐。但祖父总是让我先上桌，说我正在成长，要多吃。不过，他也立下规矩：大人先动筷，小孩才能吃。这让我从小学会尊重长辈、谦让。

我那时未到入学年龄，但受舅舅们用功读书和满墙奖状启发，我也开始读书，虽然不识字，但喜欢连环画和漫画书。高考是农村孩子跃升阶层的唯一途径，祖父深知教育的重要性，鼓励儿女努力学习，几个子女勤奋刻苦，最终成



红蛋儿拉车

刘本郁

力前行。犁铧下翻滚的泥土，散发着新翻泥土特有的气息。父亲一手扶犁，一手高扬鞭子，吆喝声时高时低，但鞭子从没有落在红蛋儿和搭伴的牛身上。后来看到著名画家蒋志鑫的大写意，画面上一头壮实的牛以非常之力拉犁，扶犁者头发高高飞扬。墨块和线条，勾勒出黄土高原上，农耕者面朝黄土背朝天，于艰难困苦中昂扬奋进的情景。面对蒋志鑫笔下的《黄土魂》系列画，我脑海里不由浮现出父亲拉着红蛋儿犁地的一幕，仿佛这画上画的就是父亲和红蛋儿，以及祖祖辈辈，生于斯长于斯，像父亲和红蛋儿一样的耕田犁地者。

土地责任制承包这个时期，我家所在的农村，大牲畜是主要劳动工具。犁地、驮运，凡是与农业生产有关的，都离不开畜力。骡子、马和驴，除了犁地，多半儿是驮上鞍子，往地里驮粪，往回驮玉米、麦捆等，即便硬硬洼洼难走的地块，也来去自如。骡子、马和驴，放牧或过河时，还能骑人，尤其骑上骡子和马，一手抓起缰绳，一手抓住脖子上的鬃毛，嚼嚼嚼奔跑起来，骑着威风，看着羡慕。父亲嫌自己拉车力单，就别出心裁，让红蛋儿帮他拉起架子车，像是弥补红蛋儿只能犁地的短处。红蛋儿拉车，这在当时是新鲜事，村子的人见了，像看稀罕儿，也有看笑话嘀咕的“牛是犁地的，拉车，指屁着吹灯！”其实，从后来对红蛋儿的使用看，父亲的创新还真借上了红蛋儿的力量。从此，父亲就与红蛋儿一道，犁地拉车，带着一家人走过那段艰辛而不断富起来的路上。

记得还是在红蛋儿刚到家不久，收秋挖洋芋的一天。天阴沉沉的，冷风不时夹带雨星打在脸上。父亲在架子车把两侧和车厢横杆处，拴上绳子，绳头挽个圈，再给红蛋儿套上犁地时的轡，用轡后面钩犁的钩子钩住绳圈。父亲两手紧握架子车把，在车轱辘中间，肩拉车绳走，红蛋儿拉着套绳前面

走。先是往洋芋地里送种麦子的土粪。有红蛋儿拉车，一架子车土粪，上陡坡、过河，父亲一人并不吃力。红蛋儿像会听话，拉车，不紧不慢，也不左偏右拐，过河时越河床平处走。红蛋儿成了父亲拉车的好帮手。腾出手的母亲和我们弟兄就只管在地里挖洋芋。割麦不忙种麦忙，收秋和种麦子搅在一块儿，急着挖洋芋是要腾地种麦子。看到早先闲地里种的麦子，地皮上都冒出一层嫩绿了，我们一家心急火燎，便不管天阴下雨，赶紧挖洋芋。先撒掉干枯的洋芋蔓，照准凸起的小土包，一锄头下去，用力一刨，一嘟噜大小不一的洋芋蹦在面前。之前早，雨小，仅湿了地皮，挖出的土松散，并不沾洋芋。我们边挖边拾，装进麻袋。这一年洋芋丰收，不到一亩地，装满了近十麻袋。

秋天天气短，夜影子随着雨雾从四面远山赶过来。父亲送粪，赶紧把装满洋芋的麻袋往路边车旁背，我和母亲忙用背篓背，担子担。红蛋儿乘这个闲空，肩着未卸的轡，在地埂上吃草。长长的舌头伸出来，又卷回去，一撮带露水的草便揽进嘴里，喳喳啦啦，吃得美滋滋的。很快，架子车车厢满了洋芋，父亲就把装洋芋的麻袋从前到后摆在架子车上。八麻袋，摆两层，架子车胎都压瘪了，比一车土粪重几倍。装好车，父亲牵来正在酣吃的红蛋儿，拉车回家。母亲留在地里看守没拉完的洋芋，我们弟兄帮着推车。

我家在村庄西头儿的高台子上。从台上下到院子，有近四丈长的陡坡。平日架子车拉东西回家，常常要央求过路人帮忙推车。帮忙推车的人有时半是抱怨半是同情地说：“你爷儿父子，没在这坡上少出力！”

想起家门的陡坡子，望着这高台如山的一车洋芋，我心里直犯怵。到门坡子底下，看见被雨淋得光溜溜的坡面，不敢指望红蛋儿和我们能把这一车洋

芋拉进院子。望坡兴叹中，想等路过的人帮帮忙，左等右等，不见一个人。倔犟的父亲先指挥我用锄头挖出脚踩的脚窝，然后狠出一股劲，大喊一声“上！”红蛋儿前面拉，我们后面推，硬着头皮鼓足劲头往上拉。开始红蛋儿踉跄步履，我们推得也有力。上到半截，我脚下一滑，摔倒在车后。少了一个推车的人，车子开始倒退。“扑腾！”一声，危急关头，只见红蛋儿前膝跪在地上，用膝盖“扑腾！”——“扑腾！”往上移动。红蛋儿扎下头，嘴巴几乎触着了地。这样，紧绷的轡套绳就把架子车把压得低下来，有利陡坡上行，避免了车子后退打滑。我见状赶紧爬起来，用肩膀顶住车上的麻袋，踩稳脚窝使出吃奶的力气推。车子在红蛋儿拼命“扑腾”中，终于拉进了院子。这从未见过的惊心动魄的“扑腾”，让我亲眼见证了什么是“掉死牛不翻车”！牛就有这样的坚韧，从苦难中过来的父辈不也是这样吗？

卸下洋芋，天已擦黑。父亲和我们并不觉得疲乏，是红蛋儿“扑腾”跪地拉车鼓舞着父亲和我们，身上像增添了使不完的劲。转身和红蛋儿一道拉上车，拿着手电筒，边吃馍边往地里走，拉剩下的洋芋。到地里，我给母亲说了红蛋儿拉车的经过，母亲摸着红蛋儿的头，流泪了。

红蛋儿拉车的壮举，赢得了我们一家人的敬重。今天想来，如果大画家蒋志鑫听到红蛋儿跪地拉车的“扑腾”声，他钟情的《黄土魂》系列，一定会新增一幅直击灵魂的不朽之作。红蛋儿不光拉车让人感动，还为我家下了五六头牛犊。后来因为供给我们弟兄上中专、大学，用钱多，家里并不宽裕，到红蛋儿力尽汗干，垂垂老矣，父亲没能让它赋闲老去，不得不把它拉到集上卖了，对我家作了最后的“添还”。它的结局不用想，正如老话说的，老牛力尽刀尖死，成了他人盘中餐。那几天，我们一家人像丢了魂似的，蔫头耷拉，没精打采。

现在，老家耕种拉运，已不靠畜力了。犁地有大小拖拉机拖的旋耕机。跑运输有汽车。割麦有收割机。掰玉米、挖洋芋也有专门的机器。村子里充满各种车辆的嘟嘟声。养畜成了致富奔小康的一项产业。在三弟饲养的牛群中，至今还有红蛋儿留下的根苗。

我忘不了红蛋儿，它那跪地拉车的惊心动魄，雕像般刻在我心中，永难磨灭。

红蛋儿是土地责任制承包时生产队分给我家的一头大犍牛。牛拉车，现在年轻人见过的不多。

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的一个深秋，生产队把土地承包到户，跟着把饲养的牲畜也抓阉分了。牲畜有骡子、马、驴、牛和羊。生产队养的羊多，有绵羊和山羊。家口大的分两只绵羊一只山羊，家口小的分一只绵羊一只山羊。骡子马牛驴大牲畜，饲养的不多，打价按人口分。人多，一家能分一匹(头)，人少，两家合凑一匹(头)。我家抓到一头大犍牛，价高，六口人还不够单独分得它，但占大头，便与人少的另一家两家合凑，正合适。两家一头牛，难饲养，就按生产队打的价找补了钱，归我家所有。

这头大犍牛，似乎与我家有缘。通身红，个头高，肚腹阔大。据生产队饲养员说，已下过三四头牛犊，个个落地就能站立，隔天活蹦乱跳，哗哗叫。下犊是好把式，犁地也精当，一个早晨搭对能犁两亩地。它是队里的功臣牛，是大家都想要的抢手货。真幸运，它被我家抓上了！父亲搭手摸它的脊梁，它亲热的一头抵在父亲怀里，还温柔地眨了眨眼睛。父亲在它屁股上拍一巴掌，“噢噢”喊了一声，它便贴到父亲身边，随父亲熟门熟路回了家。奇怪，进门就拉屎，母亲一见脸上笑开了花，喜不自禁地说“添还曹的！添还曹的！”我们这有个习俗，牲畜进门拉屎，预示顺当，好饲养，肯长大，像还欠家里的什么似的，叫“添还”。至于“曹”，是庄浪方言，“咱”的意思。满兴的母亲，跑前跑后，腾出一间旧房作牛圈。父亲给大犍牛挽上笼头，顺手拴在墙角的杏树上，就出门找阴阳，掐算盘牛槽的日子。

盘牛槽，在父亲心里，就像盘锅灶，是牛安身立命的大事。在等日子的几天里，大犍牛一直拴在杏树上过活。它不惧冷风，也不惧下雨，悠闲安然地吃草回草。母亲瞅着它通红油亮的毛色，越来越欢喜，喊它“红蛋儿！”。从此大犍牛就有了“红蛋儿”的名字。现在想来，“红蛋儿”，既有母亲对它像叫儿女“狗蛋儿”、“猫蛋儿”的疼爱，又饱含母亲对未来的期盼。盘槽的日子到了，母亲和泥，父亲执泥刀，灰砖铺底砌边，没有水泥，就用麦糠泥抹得光滑亮闪。猜想红蛋儿一定会满意的。

红蛋儿到家，正赶上种小麦、收秋。秋里雨多，泥土重，红蛋儿与搭伴的牛合对犁地种麦，扛着套在脖颈上的轡，埋头拉犁，颈后脊梁头儿高高隆起，奋